



空屋记

一个关于价值、遗弃，与被看见的故事

一部中篇小说

向下翻阅



第 1 章 · 退回去的人

多年以后，当苏晚站在那栋终于属于自己的旧屋檐下，听着雨水顺新铺的黑瓦一节一节落进院子里的青苔，她总会想起被退婚的那个下午——那天她第一次懂得，原来一个人，是可以被另一个人，像退一件不合身的旧衣服那样，退回去的。

退婚是在一家很贵的餐厅。

周明轩做这件事的时候非常体面。他先替她拉开椅子，替她点了她爱吃的那道鳕鱼，等到甜点上来，才把那枚戒指轻轻推到桌子中央，推得很慢，像怕碰碎了什么。

"苏晚，"他说，"我们到此为止吧。"

她记得自己当时没有哭，也没有摔东西。她只是看着那枚戒指在白桌布上停下来，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外婆把一件她穿小了的旧棉袄叠好，放进一只纸箱，说："好好的东西，丢了可惜，总有人要。"

那一刻她明白了，她就是那件旧棉袄。

好好的，没有坏，只是不再合身了。于是被人叠好，放进一只看不见的纸箱里，体体面面地，退了回去。

"那笔首付，"周明轩还在说，语气甚至带着歉意，"五十八万，我会还你的。你放心，我跟你，从来都算得清楚。"

算得清楚。

苏晚差点笑出来。她做了五年审计，专替别人挑账上的错。原来这世上最算不清楚的，是一个人究竟值多少。账面上，她值五十八万；可她陪他走过的那些年——他还在租房、她替他熬夜改简历的那些年——那些不入账的东西，到底算到哪一栏里去了？

她没有问。有些账，问出来，是要人命的。

她走出餐厅的时候，北京的四月，风里还带着没散尽的寒意。手机在包里震了一下。

是事务所的群。一份措辞客气的通知，说因为"业务结构优化"，部分岗位将做调整。附件的名单里，她的名字排在第七个，宋体，五号字，和其它二十几个名字一样，安静地躺着。

退婚和裁员，在同一个下午。

那天夜里，苏晚没有回那间她和周明轩一起付了首付、却始终写着他名字的房子。她在一家通宵营业的便利店门口坐到

天亮，手机的电快用完了，她漫无目的地往下划。

划到一段很糙的视频。

一个晒得黝黑的男人，站在一栋破败的二层小楼前，背后是望不到边的、安静的田野。那房子墙皮剥落，长着青苔，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双闭了很久的眼睛。男人用很重的乡音说：这是日本乡下的空屋，没人要了，便宜得跟白送一样，家人们看好了——

苏晚没有听他说价钱。

她只是盯着那栋房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眼泪在那一刻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，砸在屏幕上那栋破房子的屋顶上。

她忽然觉得，那栋没有人要的房子，和此刻坐在便利店门口、也没有人要的自己，是同一种东西。

好好的，没有坏。只是被这个世界，悄悄地，退了回去。

后来很多人问她，一个连日语都不会的女人，怎么会做出那样的决定——卖掉一切，去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，买一栋陌生的、破败的、没有人要的房子。

苏晚从不解释。

她没法告诉他们，那天清晨，当她在那段粗糙的视频底下，第一次搜到“日本 空き家”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她心里想的不是发财，也不是逃离。

她想的是——

如果连一栋被所有人放弃的房子，都还能等到一个愿意走进
去、把灯重新点亮的人；

那么，也许她也可以。



第 2 章 · 不能再生的房子

东京的边缘，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公路，叫国道十六号。

它像一条松垮的腰带，把东京这座庞大的城市，松松地系在中间。腰带以内，是灯火、是地价、是所有人争着要的地

方；腰带以外，城市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，慢慢地，就接上了正在被遗忘的乡野。

苏晚要找的房子，都在这条腰带的附近。后来她才知道，这是有讲究的——可那是后话了。

带她看房的中介姓孙，是个在东京漂了很多年的中国人，热情得过了头。他开着车，一路把那栋“绝版好房”夸得天花乱坠，说它独门独院，说它便宜得像捡的，说月租六万、一年回本的零头都算得清。

车停在国道十六号外侧很远的地方。

那栋房子比照片里破得多。墙皮像晒脱的皮肤一样卷着，门口的水泥地裂开缝，杂草从缝里钻出来，半人高。但奇怪的是，苏晚走近它的时候，心里竟不害怕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——好像它认得她。

“姐，您看这地段，这价格，三百二十万日元！”小孙把一张合同和一支笔，热乎乎地塞进她手里，“今儿下午还有俩客户要来，您要喜欢，咱先把定金按了——机会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！”

苏晚捏着那支笔。

笔很轻，可她的手在抖。她想起外婆那只装旧棉袄的纸箱，想起自己也是这样，被一句“机会难得”、一句“总有人要”，轻轻推着，往一个看不见底的地方去。

她几乎要签了。

“这房子，是不能再生的。”

声音是从院墙外飘进来的，很轻，却让苏晚捏笔的手停住了。

墙外停着一辆掉了漆的旧皮卡，车斗里堆着梯子、电钻和几桶涂料。一个男人靠在车门上，约莫三十岁，穿一身沾着白灰的工装，皮肤是常年在外面晒成的浅褐色。他手里握着一卷卷尺，没有看小孙，也没有看苏晚，只是静静地望着那栋破房子，像在看一个相识很久的老人。

小孙的脸沉下来：“哪来的破烂王，没你的事——”

男人没理他。他走过去，在那条窄巷前蹲下，把卷尺“唰”地拉开，量了量，又收回去。

“两米八。”他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终于看向苏晚，眼神很淡，却很干净，“这房子前面的路，不到四米宽。在日

本，宅基地要临一条至少四米的路，才允许重建。这条路不够。”

他顿了顿，望向那栋房子的目光，竟有几分像是怜悯。

“所以它现在还能住，能遮风，能挡雨。可它一旦塌了、拆了、烧了，就再也不能在这块地上，盖起一栋新的了。”他轻声说，像在念一句很轻的咒，“它能活着，但它不能重生。买它的人，买的不是房子，是一栋只能慢慢老去、不能再年轻一次的房子。”

院子里静了下来。风穿过那些半人高的杂草，发出沙沙的响。

苏晚低头，看着手里那张合同，又看看那栋房子黑洞洞的窗。

不能再生。

这四个字，像一根很细的针，毫无预兆地，扎进了她心里某个地方。

她想起餐厅里那枚被推到桌布中央的戒指，想起那份宋体五号字的名单。她也是一个“还能活着，却好像不能再重新来过一次”的人。

原来连房子，也分两种。一种摔碎了还能重来，一种摔碎了就永远是碎的。

她忽然很想知道——眼前这个晒得黝黑、被人叫作“破烂王”的男人，是怎么一眼就看穿，一栋房子能不能重生的。

她把合同轻轻放回小孙怀里，声音很轻，却很稳：

“对不起，这套我不要了。”

小孙还想说什么，那男人已经转身往皮卡走。

苏晚追了两步，在他拉开车门的时候，问了一个她自己都没想清楚的问题：

“那……什么样的房子，摔碎了，还能再活过来？”

男人回过头。他看了她很久，久到苏晚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然后他说了一句话。那句话，苏晚在很多年以后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几乎所有的房子，”他说，“只要它脚下那块地，还记得自己值多少。”

第 3 章 · 破烂王

找到陆沉的住处，花了苏晚三天。

那是国道十六号内侧一个旧街区的尽头，一座不起眼的小院。院门是木头的，掉了漆，推开时“吱呀”一声，惊起墙头一只打盹的猫。院子里堆着各种东西——锯开一半的木料、一摞旧瓦、几扇拆下来的纸拉门，靠墙立着，像一排沉默的旧人。屋檐下挂着工具，按大小排得整整齐齐，是这一院零乱里唯一的秩序。

陆沉正蹲在地上刨一块木板，木屑卷着，从刨子底下吐出来，落了他一身。他没抬头，像早知道她会来。

“我没什么可教你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要工钱。”苏晚站在门口，“我帮你干活，你让我跟着看。”

陆沉这才抬眼。他打量她——一身在东京街头崭新得格格不入的风衣，手指白净，是从没干过粗活的手。他的目光在那双手上停了一瞬，像在看一样他熟悉的、注定要被磨破的东西。

"会算账?"他忽然问。

"会。"这是苏晚唯一敢挺直腰板回答的事，"注册会计师，做了五年审计。"

陆沉放下刨子，从墙边一摞纸里抽出一张，丢给她。是那个姓孙的中介给别的客户做的收益测算表。

"找错。"他说。

苏晚接过那张纸。只看了十几秒，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审计师的眼睛是会自己工作的，像一种戒不掉的本能。

"这里。"她指着那行被加粗的、漂亮的数字，"他写的是'收益率百分之二十二'。可这是表面利回り——只拿一年的租金除以房价，什么成本都没扣。固定资产税没扣，保险没扣，管理费没扣，空着没人租的那几个月没扣，将来修房子的大钱更没扣。"

她抬起头，语气是审计师对账时特有的那种冷静："把这些扣进去，真正到手的，能有八个点就不错了。他把'账面好看'，当成'口袋里有钱'卖给客户。这不是算错，这是……"

"骗。"陆沉替她说完。

院子里静了一下。那只猫从墙头跳下来，蹭过苏晚的脚踝。

陆沉看她的眼神，第一次有了一点别的东西。不是欣赏，更像是一种很淡的、近乎悲悯的认出——认出一个同类。

"表面，和实质。"他重新拿起刨子，木屑又开始卷起来，声音和木头的纹理一样平，"账面上那个好看的数字，是房子答应你的。真正到手的那个，是房子给你的。这两样，常常差得很远。"

他刨过一道节疤，刨子顿了一下，绕了过去。

"就像人。"他轻轻补了一句，没有看她。

苏晚的心，毫无来由地，被这三个字轻轻撞了一下。

她想起周明轩。那个答应过她很多的人。答应过的，和给过的，中间隔着，也是这样一段长得让人发冷的距离。

那天她在陆沉的院子里待到天黑。她帮他把那些拆下来的纸拉门搬进屋，帮他把刨好的木板按长短码齐。她笨手笨脚，被木刺扎了两回，陆沉没笑她，只是默默递过来一卷创可贴。

要走的时候，暮色已经四合。苏晚回头望了一眼这条旧街，忽然停住了脚。

街尾有一栋房子，亮着一盏灯。

暖黄的光，从二楼的一扇小窗里透出来，落在渐渐暗下去的街面上，安静，温柔，像有人在等谁回家。

"那栋，"苏晚问，"也是你修的？"

陆沉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苏晚以为他不会答。

"嗯。"他终于说，"我修的第一栋。"

"有人住？"

"没有。"

苏晚怔了一下："那灯……"

"它自己亮的。"陆沉收回目光，转身往院里走，背影在暮色里淡下去，声音也淡下去，"有些房子，舍不得里头的人走。到了天黑，会自己点上灯，等一等。"

他没有再解释。

苏晚站在街口，看着那盏没有人点亮、却兀自亮着的灯，第一次觉得，这个被人叫作"破烂王"的男人，和他手底下这些没人要的房子一样——表面上看，是一回事；底下藏着的，是另一回事。

而那底下藏着的東西，差得很远。

· · ·



第 4 章 · 弯下腰才看得见

陆沉到底还是带她去看房了。

他说，要学，就得先学会“看”。而看房子，和看人一样，最要紧的，从来不是它摆给你看的那一面。

那是一栋房龄四十年的木造老屋，挂在网上很便宜。卖相不差，照片里窗明几净。可陆沉一进门，没有看客厅，没有看那面新刷的墙，他径直走到屋子角落，蹲下身，掀开一块榻榻米。

底下是床下——房子的腹腔，黑黢黢的，一股陈年的潮气涌上来。

“看房子，先看它不给你看的地方。”陆沉打开手电，光柱往那片黑暗里探进去，“墙刷得再白，都是给眼睛看的。真正吃钱的、要命的东西，都在底下、在顶上、在你得弯下腰、抬起头才看得见的地方。”

他让苏晚趴下去，钻进床下。

苏晚犹豫了。那片黑暗里有蛛网、有不知名的气味、有她对一切阴暗角落的本能恐惧。但她想起那张漂亮的收益率表，想起“账面好看”四个字，咬了咬牙，趴下身，举着手电，爬了进去。

黑暗里，手电的光照见一根根木头的柱础。陆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像在教一种古老的辨认之术：

"看木头的根部，有没有被蛀空的细孔，有没有一推就碎的粉末——那是白蚁。看柱子和地基连接的地方，有没有发黑、发软、长毛——那是常年的湿气，是漏雨一滴一滴渗下来的旧账。看地面平不平，把一颗弹珠放下去，它要是自己滚起来，这房子的地基，就在悄悄地往一边沉。"

苏晚趴在潮湿的泥地上，举着手电，一寸一寸地看。她看见了那些被蛀出细孔的木头，看见了发黑的柱础，看见了房子在不为人知的底下，正经历着的、缓慢的衰败。

这些,都是照片里那面雪白的墙，永远不会告诉她的。

就在她要退出来的时候，手电的光扫过最里面的一个角落，照见了一样东西。

她愣住了。

那是一双很小的、红色的儿童雨靴。落了一层薄灰，靴口朝外，整整齐齐地，并排放在那里——好像有个孩子，刚刚脱下它们，光着脚跑进了屋，跑进了几十年前某个下雨的黄昏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苏晚不知道为什么，鼻子忽然一酸。

她爬出来，手里捧着那双小小的红雨靴，灰扑扑的，在阳光下看，竟还是鲜艳的。

"床下常有这些。"陆沉看了一眼，语气很轻，"老房子住过一家又一家。搬走的人，总会落下点什么。东西不值钱，可它记得——记得这屋里，从前是有人笑、有人哭、有孩子在下雨天蹦蹦跳跳的。"

苏晚捧着那双雨靴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她原以为，她要学的是一门生意：把没人要的房子，便宜买进来，修一修，租出去，算清楚每一分钱。

可此刻她忽然明白，她走进的，是一座又一座装满了别人一生的房子。它们不是商品。它们是容器，盛过一整个家的悲欢，然后被留在原地，等着有一个人，愿意弯下腰，看见它们底下藏着的東西。

"这房子，"她轻声问，"还能要吗？"

"地基沉了，白蚁也重。"陆沉摇头，"修它的钱，比它值的钱还多。这一栋，救不回来了。"

苏晚最后看了一眼那栋房子。她把那双红雨靴，轻轻放回了门内的台阶上——让它继续留在这里，陪着这栋救不回来的房子，一起慢慢地老去。

走出院子的时候，她在心里，对那个几十年前光脚跑进屋的孩子，悄悄说了一句对不起。



第 5 章 · 诚实的价

第三栋房子，陆沉说，可以救。

那是国道十六号内侧、一个安静住宅区里的老独栋。房龄不小，墙皮旧了，可陆沉钻进床下看了很久，出来时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说：“骨头是好的。地基稳，柱子直，没白蚁，没漏雨。这房子，只是老了，没坏。”

老了，没坏。

苏晚听见这四个字，心里轻轻动了一下。这不正是外婆说的那件旧棉袄吗——好好的东西，丢了可惜。

卖房的，是一位姓田中的老太太。

她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背微微驼着，要搬去镇上的养老院。这栋房子，是她和丈夫住了五十年的家。丈夫三年前走了，孩子们都在远方的城市，没有人回来住。房子空了下来，像一件没人再穿的旧衣。

谈价钱那天，老太太亲自来了。她在那间空荡荡的客厅里，慢慢地走，用手抚过每一面墙，像在跟它们一个个告别。

苏晚本来已经备好了一套砍价的话。陆沉教过她——这一行有个词，叫"指值"，就是你不照着卖家的要价走，而是自己报一个数。

"怎么报？"那天苏晚问。

"不是报你想占多少便宜。"陆沉说，"是先算清楚：这房子修好了，这一带的租金值多少；你想要的收益率是多少；再倒推回去，为了这个收益率，你最多能出多少。同时再看一眼这块地——哪怕将来房子一文不值，光这块地，值多少。两个数里取低的那个，就是你该出的价。"

他顿了顿，看着她，一字一句：“指值不是为了把人往死里压。指值是——诚实地，说出一样东西，到底值多少。不多说，也不少说。”

诚实地说出一样东西值多少。

苏晚握着笔，看着客厅里那个正在和墙告别的老人，忽然觉得，这是她做了五年审计，都没真正学会的一件事。她算过那么多账，却从没算过——一样东西，在金钱之外，还值多少。

她报出的价，不高，也不低。是她趴在床下看过、用陆沉教的法子一笔一笔倒推出来的，一个诚实的数。比老太太心里的底价，还略高了一点点。

老太太听了，没有还价。

她只是走到院子里，停在一棵树下。那是一棵柿子树，枝桠虬曲，叶子落了大半，枝头还挂着几个没摘的、红透了的柿子，在秋天的阳光里，亮得像小小的灯笼。

“这棵柿子树，”老太太抬起手，轻轻碰了碰一片叶子，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，“是我先生，在我们搬进来那年种

的。第一年没结果，他还急。后来啊，年年都结，结得吃不完，分给一整条街。”

她回过头，看着苏晚，浑浊的眼睛里有水光。

“价钱，就照你说的。我不还价——一看就知道，你是个诚实的姑娘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我只求你一件事。这棵树，别砍。让它……继续在这院子里，结它的果子。”

苏晚的喉咙发紧。她重重地点了头：“我答应您。这棵树，我会照看它。”

那天，苏晚买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。

合同签完，老太太被孩子接走了。车开走前，她从车窗里回望了一眼那栋住了五十年的房子，又看了一眼院里那棵柿子树，然后慢慢地，把脸转了过去，没有再回头。

苏晚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握着那串还带着老人手心温度的钥匙。

夕阳把柿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斑驳的墙上。

她忽然懂了陆沉那句话的另一层意思——

诚实地说出一样东西值多少。房子是这样，人，也是这样。这世上有那么多人，包括从前的她，一辈子被人少说了价，被人随手退回；可也总会有那么一刻，有一个人，愿意停下来，弯下腰，认认真真地告诉你：你值这个价，不多，也不少。

她握紧了那串钥匙。

明天起，她要亲手，把这栋老了、却没有坏的房子，重新点亮。



第 6 章 · 把灯重新点亮

翻新一栋房子，比苏晚想象的要慢，也要轻。

她原以为，要把这栋老屋"修好"，就是推倒重来，铺上最新的地板，换上最亮的灯，让它焕然一新，再也看不出旧的样子。

陆沉摇头。

"必要，十分。"他说，"就这四个字。该修的修，不该动的，别碰。你是要把它租出去给人住，不是要把它变成样板间。租客要的是干净、能好好生活，不是你花掉的那些冤枉钱。"

他教她算一笔很克制的账：哪些工程非做不可，哪些是花了钱、租客却根本不在乎的。外墙重新粉刷？不必。整套厨房换掉？不必。天花板拆了重做？更不必。

"钱要花在刀刃上。"他说，"水、电、防水——这些危险的、出了错要命的活，分出去，请师傅做。剩下的，刷墙、贴地板、打扫、除草——这些不要命、只要力气的，自己来。这一行管这叫'分离关注'。把整栋打包丢给装修公司，最省事，也最贵。"

于是苏晚，一个做了五年审计、十指从不沾阳春水的女人，第一次握起了滚刷。

第一天，她把墙刷得一道深一道浅，难看极了。她沮丧地看着自己的成果，陆沉走过来，没有笑话她，只是站到她身后，握住她握刷子的手。

他的手很大，掌心有常年劳作磨出的厚茧，温热，沉稳。他握着她的手，蘸了漆，从上到下，匀匀地拖下来一道。

"别用力。"他的声音在她耳后，很近，很轻，"让漆自己走。墙旧没关系，糙一点也没关系。只要它干净，住进来的人，就会觉得，这是个家。"

苏晚的心跳，毫无预兆地，乱了一拍。

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木屑和油漆的味道，能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透过她的手背传过来。那一刻，那面刷了一半的旧墙，那个安静的午后，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。

然后陆沉松开了手，退后一步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，重新蹲回去刨他的木板。

只是那天剩下的时间里，他都没怎么看她。而苏晚刷墙的时候，耳根一直是热的。

他们没有说破什么。可有些东西，像院里那棵柿子树的根，在看不见的地下，悄悄地，往彼此的方向，伸过去了一点。

翻新到第十天，苏晚在拆二楼一面旧墙的时候，从墙缝的夹层里，掉出来一只生了锈的铁盒。

她打开它。

里面是一沓黑白照片，边角已经发黄。最上面那张，是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站在一栋崭新的房子前——就是这栋房子，五十年前的样子。男人很瘦，笑得腼腆；女人穿着碎花裙，怀里抱着一个襁褓。他们身后，院子里有一棵小小的、刚种下的树苗。

苏晚的手指抚过那张照片。那棵树苗，就是如今院子里那棵结满了柿子的老树。那个襁褓里的孩子，大概早已长大、远走他乡。而那对笑着的年轻夫妻——男人三年前走了，女人，昨天刚被接去了养老院。

铁盒最底下，压着一张纸条，是钢笔写的日文，字迹娟秀。苏晚后来请人翻译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

"愿住进这屋子的人，和我们一样幸福。"

苏晚捧着那只铁盒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坐了很久。

她没有把它丢掉。她把那些照片，仔细地擦干净，连同那张纸条，放进一个新的相框，挂在了一楼楼梯口的墙上。

"留着它干吗？"陆沉问，语气里却没有责怪。

"让这房子，记得它从前的人。"苏晚说，"等新的人住进来，他们抬头，能看见——这栋房子，是被人好好爱过的。被人

爱过的房子，和没被爱过的，住起来，不一样。”

陆沉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

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，苏晚说不上来。很多年以后她才明白，那一刻，这个习惯了独自修补一切的男人，第一次，在另一个人身上，看见了和自己一样的东西——

那种，舍不得让任何一样东西，被这个世界白白丢掉的，温柔的固执。



第 7 章 · 十六号线的另一边

苏晚渐渐有了点名气。

不是什么大名气。只是在东京这一带的华人圈子里，开始有人知道，有这么一个会算账的中国姑娘，跟着“破烂王”学看

房，眼睛毒，能一笔一笔，把一栋房子真正值多少，算得清清楚楚。

于是有人来找她。老钱，就是这么找上门的。

老钱四十多岁，在日本做了十几年餐馆生意，攒下一笔钱。半年前，他在一个“日本不动产稳赚”的讲座上，被点燃了。讲座上的人说，乡下的房子便宜得跟白送一样，买下来收租，年年百分之十五。老钱算了算，觉得这比开餐馆轻松多了，一口气买了三栋。

“苏晚妹子，你帮哥看看这账。”那天，老钱把一沓材料推到她面前，脸上是强撑的笑，“这房……怎么就是租不出去呢。”

苏晚翻开那些材料。

只看了几页，她心里就沉了下去。

三栋房子，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——远在国道十六号的外侧，离最近的车站要坐半个钟头的巴士，周围没有便利店，没有超市，是一片正在被年轻人一点一点抛弃的乡野。

“老钱哥，”她斟酌着开口，“这几栋房子，价格是便宜。可你看这地段——这一带的年轻人都往城里走了，剩下的都是老

人。没有人来租，房子再便宜，也只是空着。”

她翻到另一页：“而且这种位置，银行不肯贷款。你想卖，接手的人也少。当初讲座上跟你算那个百分之十五，是只算了租金、没算空着的日子——可你这房子，是一直空着的。账面上的好看，和口袋里的钱，差着十万八千里。”

她想起陆沉教过她的那条线。国道十六号，像一道看不见的墙。墙里头，城市的光还照得到，有人住，有需求，房子能活；墙外头，光一点点暗下去，再便宜的房子，也守不住自己的价。

老钱的脸，一点一点白了下去。

“可是……讲座上那个人，”他喃喃地，“他给我看了好多成功的例子。好多人，买了就赚了，都发了朋友圈……”

“哥，”苏晚轻轻说，“发朋友圈的，都是赚了的人。亏了的人，不发。你看见的那一片光鲜，底下，是一大群没出声的人。”

这是陆沉教她的最后一课，也是最冷的一课。他管这叫——只有被救活的房子，才会开口讲自己的故事；那些塌掉的，永远是沉默的。晒成功的人，举着灯；亏掉的人，沉在黑暗里，你看不见他们，于是你以为，人人都赚了。

老钱没有再说话。他收起那沓材料，手是抖的。

苏晚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。

她看着老钱佝偻着背走出去的样子，忽然像看见了另一个自己——那个在国道十六号边、差一点就把家当签进一栋坑房里的自己。那时候，要不是陆沉路过，要不是那一句“这房子，是不能再生的”，此刻佝偻着背、走不出去的，就是她。

她追出去，叫住老钱。

“哥，”她说，“账已经这样了，再急也没用。这三栋里，有一栋离镇上近些，我陪你去看看，看能不能想办法，至少让它住进人，慢慢回点血。剩下两栋……我们一起，慢慢想办法。”

老钱回过头，红着眼眶，重重地点了头。

那天傍晚，苏晚一个人走在回去的路上。夕阳把国道十六号染成一片暖金。她站在那条看不见的墙边，往墙外望去——那一片正在被遗忘的乡野，安静得让人心疼。

她忽然很想，把墙外那些沉默的、没人要的房子，也一栋一栋，重新点亮。

可她知道，有些灯，是点不亮的。就像有些人，你伸出手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

这世上最难的事，不是看见价值。是看见——有些东西的价值，确实已经回不来了。而你能做的，只是不要，让下一个人，再走进同一片黑暗里。



第 8 章 · 不能再生的人

那盏没有人点亮、却兀自亮着的灯，苏晚一直没有忘。

她问过陆沉好几次，那栋街尾的房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陆沉每一次都岔开话题。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夜晚。

那天他们收工晚了。雨毫无预兆地下起来，两个人躲进街尾那栋亮着灯的地方的屋檐下。雨很大，敲在黑瓦上，汇成一片温柔的轰鸣。

苏晚抬头，看着二楼那扇透着暖黄灯光的小窗。

"陆沉，"她轻声问，"这栋房子里，到底是谁？"

陆沉沉默了很久。雨声里，他终于开了口，声音很轻，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
"我妈。"

苏晚怔住了。

"我小时候，"陆沉望着雨里的街，目光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"我们家有一栋老房子。很旧了，可我妈爱得不得了。她在那房子里出生，在那房子里长大，又在那房子里，把我生下来。她说，那房子的每一道墙，都记得她一辈子的事。"

雨下得更大了。

"后来这一带要开发。有家公司，要把整片老房子都拆了，盖新的。别人家都签了，搬走了。只有我妈不肯。她说，这是她的家，是她的命，拆了它，就是要她的命。"

陆沉的声音很平，平得让苏晚心里发疼。

"那家公司，有的是办法。他们停了那一片的水电，断了路，把那栋老房子，孤零零地，围在一片工地中间。我妈每天守着那栋房子，守着她那些'墙记得的事'。守了一年。"

"……然后呢？"

"然后她病倒了。"陆沉很轻地说，"房子最后还是拆了。推土机开过来那天，我妈在医院里。她没看见。我替她看了。一栋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从有到没有，只用了一个上午。"

"她走的时候，攥着我的手，说，沉沉，妈对不起那栋房子，没能守住它。"

雨声里，苏晚的眼泪，无声地落了下来。

"所以你修房子。"她哽咽着说，"那些没人要的、要被拆掉的、不能再生的房子……你一栋一栋，把它们买回来，救回来。"

"嗯。"陆沉低下头，"我救不回我妈，也救不回那栋房子。我能做的，只是别让别的房子，再像它那样，被人随手丢掉、拆掉。哪怕它们老了，破了，没人要了——只要它的骨头还在，地基还稳，我就想，把它的灯，重新点亮。"

他抬起头，望着二楼那扇窗。

"这栋房子，是我修的第一栋。它的样子，最像我妈那栋老宅。我修好它，没租出去，就那么空着。每到天黑——"他顿了顿，声音几不可闻，"它就自己亮起灯来。我知道这不科学。可我宁愿相信，是我妈，回来了，住在里头，终于有了一个，谁也拆不走的家。"

雨哗哗地下着。两个被这世界丢下过的人，并肩站在一栋亮着灯的空屋檐下，谁都没有再说话。

良久，陆沉忽然苦笑了一下，那笑容里有一种苏晚从未见过的、深深的疲惫。

"苏晚，你知道吗，"他说，"那些房子里，有一种，叫'再建筑不可'。能住，但不能重建。塌了、拆了，就永远没了。"

他望着她，眼睛里映着那盏暖黄的灯。

"我有时候觉得，我自己，就是一栋'再建筑不可'的房子。那个家被拆掉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块地方，也跟着塌了。它还能用，能干活，能修别人的房子——可它自己，再也盖不起一栋新的了。"

苏晚看着他。

她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个男人，把每一栋没人要的破屋都当成宝贝，却唯独，把自己留在了那片永远的废墟里。

她想说什么。可那一刻，所有的话都显得太轻。

她只是伸出手，握住了他那只满是厚茧的、修补过无数旧屋、却从没修补过自己的手。

雨还在下。屋檐上的灯，暖暖地亮着。

而苏晚在心里，对自己，也对身边这个男人，悄悄地，许下了一个连她自己都还说不清的、很重很重的承诺。



第 9 章 · 第一笔租金

房子修好的那天，苏晚站在院子里，几乎认不出它了。

它还是那栋老房子——她没有把它变成别的样子。墙是旧的，只是干净了；地板是旧的，只是擦亮了；那间和室，她照陆沉说的，一寸没动，连那扇旧纸拉门都留着。可整栋房子，像一个睡了很久的人，终于醒了过来，重新开始呼吸。

楼梯口，挂着那对老夫妻五十年前的黑白照片。院子里，那棵柿子树，照旧结着红透了的柿子。

来看房的人不少。陆沉说，租客要慢慢挑，不急。"宁可多空一个月，挑个会好好住的人，也别为了快，随便塞进来一个不爱惜它的。房子是有灵性的，它知道，谁是真心待它好。"

最后，苏晚把房子，租给了一对母女。

母亲叫美咲，三十出头，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女儿。她在附近的便利店上夜班，丈夫几年前离开了，娘家也回不去。她看房子的時候，话很少，眼神是苏晚熟悉的那种——一个被生活悄悄退回过的人，才有的、小心翼翼的、怕再被拒绝的眼神。

那个五岁的小女孩，一进院子，就被那棵柿子树迷住了。她仰着头，看着枝头红红的柿子，小声道"哇"了一声。

苏晚蹲下来，问她："喜欢吗？"

小女孩用力点头。

"那它以后，就是你的树了。"苏晚说，"结了果子，你可以摘来吃。"

美咲在一旁，眼圈一下子红了。她低着头，反复地说着"谢谢""谢谢"，像是不敢相信，这世上还有一栋房子，肯这样，温柔地，接住她们母女。

签约那天，美咲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。

不多，几万日元，薄薄的一沓。可当苏晚接过那笔钱的时候，她忽然，毫无预兆地，哭了。

她不是为钱哭。她做审计的时候，经手过多少个亿的账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她是想起了几个月前，那个在便利店门口、坐到天亮的清晨。那时候她以为，自己这辈子，就是一件被退回的旧棉袄，叠好了，放进纸箱里，再没有人要。

可此刻，她手里这薄薄的一沓钱，是一个证明——

她真的做到了。她把一栋没有人要的、空了三年的房子，重新点亮了。她让一个同样被这世界退回过的母亲，和一个会为柿子树欢呼的小女孩，有了一个谁也赶不走的、温暖的家。

那栋房子里，重新有了灯光，有了晚饭的香味，有了一个孩子在和室里跑来跑去的、咚咚的脚步声。

陆沉站在院门口，看着哭得像个孩子的苏晚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说话。

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眼神很轻，很暖，像在看一样他守护了很久、终于等到它发光的东西。

那天晚上，苏晚最后一个离开。她锁门的时候，回头望了一眼那栋亮着灯的房子——美咲正牵着女儿的手，在厨房里忙碌，暖黄的灯光，把母女俩的影子，长长地，投在那面留着旧照片的墙上。

苏晚忽然懂了。

原来一个人，要被自己看见，最快的路，是去看见别人。她修的不是房子。她修的，是一个又一个，被这世界判定为“没有价值”的东西——破屋如此，美咲如此，那个在便利店门口哭过的自己，也是如此。

当她让一栋空屋重新有了灯，她心里某个塌掉的地方，也悄悄地，亮起了一盏。



第 10 章 · 数字与手

美咲住进来以后，来找苏晚的人，多了起来。

有人想租，有人想卖，还有人——像苏晚当初一样，揣着一笔不多的钱，怀着一点不敢说出口的、想给自己挣一个家的念头，从海的那一边漂过来，找到她，怯生生地问一句：我这样的人，也能买一栋房子吗？

苏晚想多救几栋房子。

可她很快撞上了陆沉撞了很多年的那堵墙——好房子太少，烂房子太多。国道十六号沿线，挂出来的空屋成百上千，九成九不能碰：太贵的、地段死的、硬伤藏不住的、价格便宜得不正常、底下埋着无底洞的。要在这片汪洋里，捞出那几栋“老了、却没坏”的，靠陆沉那双脚、那双眼，一栋一栋去看，一年也看不了几栋。

陆沉的法子，是旧的。

他开着那辆掉漆的皮卡，在十六号线两侧的旧街区里，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转。看墙根的青苔，看屋顶的瓦，看门前的路有多宽，看一栋房子门口的信箱塞没塞满——塞满了的，是没人住的；他甚至会停下车，伸手摸一摸一面墙，像老中医搭脉，凭着十几年磨出来的手感，断这房子的骨头还正不正。

"房子不是数字。"他说，"是要弯下腰、伸出手去摸的。"

可苏晚是另一种人。

她做了五年审计，最信的，就是数字。她不会像陆沉那样，凭一搭手就知道一面墙的死活。但她有别的本事——她能把这一整片混沌的、淹没在汪洋里的房子，一栋一栋，变成一张她看得懂的表。

她在那间小屋里，对着电脑坐了很多个通宵。

她把各个网站上挂出来的房源，一条一条扒下来；她甚至请人帮忙，写了一个会替她"读房子"的小程序——后来人们管那种东西叫 AI——让它把满屏她看不懂的日文，翻成人话，再把价格、房龄、面积、那条路有多宽、是不是再建筑不可、上下水是哪一种，一项一项，填进她的表格里。

她还找到了一座金矿：日本国土交通省，把过去十几年、这一带每一栋房子真正成交的价钱，都免费摊在网上。别人看挂牌价，她看成交价——一栋房子嘴上要多少不算数，它周围那些房子，真金白银卖了多少，才算数。

于是，那片曾经让陆沉也只能一栋一栋去啃的汪洋，在苏晚的表格里，变得清清楚楚。哪些贵了，哪些是真便宜，哪些挂着“激安”的牌子、底下却埋着坑——一个晚上，她能从几百栋里，筛出值得陆沉去亲手摸一摸的那三栋。

她把表格摊给陆沉看的时候，陆沉沉默了很久。

"这些数字，"他终于开口，语气里有一点说不清的别扭，"会骗人的。一栋房子心里藏的伤，表格里看不出来。"

"我知道。"苏晚抬起头，眼睛亮亮的，"所以才要你的手啊。我的表，是替你把那几百栋不值得碰的，先划掉。剩下这三栋，到底哪一栋是真的好——还得你弯下腰，去摸。"

她笑了笑："数字替你省下走错路的脚程。你的手，替我兜住数字看不见的伤。少了哪一样，都不行。"

陆沉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那点别扭，慢慢化开了。

那天夜里，他们对着那张表，挑了第二栋要救的房子。屋里只点了一盏小灯，电脑屏幕的光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挨得很近。苏晚说着她的数字，陆沉说着他的手感，一个算，一个摸，吵吵停停，到后半夜。

茶凉了，陆沉默默起身，又续了一杯，推到她手边。

苏晚捧着那杯温热的茶，忽然觉得，这世上看一样东西的价值，原来真的要两种眼睛——一种，是能算的；一种，是能摸的。

而最难得的，是这两种眼睛，恰好，落在了愿意一起，弯下腰的两个人身上。



第 11 章 · 无底洞

第二栋房子，差一点，把苏晚打回原形。

它在表格里，是个漂亮的数字。陆沉也去摸过，说骨头不错。可买下来，翻新动工才半个月，房子就开始，一样一样，露出它藏起来的伤。

先是地板下那个鼓包——合并净化槽，老化得厉害，要么大修，要么干脆改接公共下水道。苏晚找人来估，对方在屋外转了一圈，回来报了个数，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一百八十万日元。

"这房子离主管道太远了，"那人摊摊手，"挖管子，一米一米地挖过去，几十米，就是这个价。没办法。"

紧接着，是拆开二楼地板时，发现的一根被白蚁蛀空的主梁。

苏晚站在那间开了膛的屋子里，手里攥着那张越滚越长的预算单，第一次，感到了一种熟悉的、冰冷的恐惧。

这栋房子，正在变成一个无底洞。她精打细算、一笔一笔抠出来的那点利润，眼看着，要被这两个看不见的伤，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倒贴。

她仿佛又听见了周明轩那句话——你这辈子，就是个算账的命，看不到天花板的人。

难道他是对的？难道她终究，连一栋破房子都驾驭不了？

"在想什么？"陆沉走过来。

"我算错了。"苏晚的声音发抖，"陆沉，我把它买亏了。净化槽、白蚁……这些，我的表格里看不出来，你的手也没摸出来。我们都看走眼了。这一栋，要赔钱了。"

她蹲下身，把脸埋进膝盖里。那一刻，她不是为钱难过。她是怕——怕自己拼了命想抓住的那一点点价值，那一点点"我也可以"的证明，原来，是假的。

陆沉在她身边蹲下来。

"苏晚，"他的声音很轻，"我教过你，真正的省钱，在买之前，在你弯下腰、看进它每一个角落的时候。可我没教过你后半句。"

苏晚抬起头。

"有些伤，藏得太深，再好的眼睛，再老的手，都看得出来。"陆沉望着那根被蛀空的梁，目光很沉，"买之前是尽人事。买之后，撞上无底洞——考的就不是眼力了，是决断。"

"该止损的地方，要敢断。这根梁，换。这个净化槽，不改了——离下水道太远，改它是往无底洞里扔钱。我们留着它，把房子收拾干净，租金往这一带的最低里报，找一个不嫌弃它、肯自己拾掇的租客。少赚，但不流血。"

他顿了顿，看着她，一字一句："一栋房子有它藏起来的伤，人也有。藏着伤，不代表它不值得救。只代表，救它的人，要更有耐心，也要更舍得，在某些地方，认。"

苏晚怔怔地看着他。

她忽然明白，陆沉说的，何止是房子。

他说的是那个被退婚、被裁员、藏着一身看不见的伤、却还想给自己挣一个家的她。他说的也是他自己——那个心里塌了一块、却还一栋一栋去救别人的、"再建筑不可"的男人。

藏着伤，不代表，不值得救。

那天，他们一起，把那根蛀空的梁换了。苏晚学着陆沉的样子，握着工具，笨拙地，把一根新的、结实的木头，嵌进那道旧伤里。新木头和老房子的颜色，差得很远，可它稳稳地，撑住了。

房子最后没有赔钱。少赚了，但它活了下来，后来住进去一个独居的老木匠，把那间糙糙的屋子，自己又拾掇得有模有样。

很久以后苏晚回头看，才知道那个差点把她打回原形的无底洞，其实是陆沉，借一栋房子，对她说的一句最要紧的话

你身上那些藏起来的伤，我都看见了。

它们不会让你，变得不值得。



第 12 章 · 柿子红了

那年秋天，柿子又红了。

田中老太太那棵树，结得格外多，沉甸甸的，把枝桠压得低低的，一个个红透的柿子，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。美咲的女儿够不着高处的，就搬来小板凳，踮着脚，小心翼翼地摘，摘下一个，就举起来，朝院子里的人炫耀似的"哇"一声。

苏晚看着那棵树，忽然有了个念头。

她把这些年救活的房子里的人，都请到了这个院子里来。

来的人不多，七零八落的。除了美咲母女，还有那个住进"无底洞"房子的独居老木匠，他带来了一坛自己酿的梅子酒；有一对刚从乡下来东京、在一栋旧屋里租了一间的年轻情侣，女孩怀着孕，挺着肚子，笑起来很甜；还有几个，都是和苏晚一样，曾被生活悄悄退回过、又在一栋没人要的风子里，重新落了脚的人。

他们在柿子树下，拼了两张旧桌子，把各自带来的东西摆上去。梅子酒，煮毛豆，一锅热腾腾的关东煮，还有美咲在便利店打工、特意留下来的几个饭团。

没有什么山珍海味。可那个秋天的黄昏，那个挂满了红柿子的小院里，有一种东西，比山珍海味金贵得多。

苏晚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梅子酒。她忽然发现，这些人，凑在一起，竟像一个家。一个由各自的、被退回过的人生，拼凑起来的，奇怪的、却暖融融的家。

老木匠喝了点酒，话多了起来。他说，他原先在乡下有栋房子，孩子要把他接进城里的养老院，房子就要卖了，拆

了。"我跟他们说，我不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"他眼眶红红的，"我这把老骨头，就想守着一栋自己的房子，慢慢老。是这丫头，"他指了指苏晚，"让我又有了一栋。糙是糙了点，可那是我自己的家。"

席间，有个不知谁的远房亲戚，是来东京做投资的，听说了苏晚的事，凑过来，热络地出主意："苏老板，你这些房子，租出去多不划算啊！我跟你说，全改成民泊，做短租，租给游客，一晚顶人家一礼拜！来钱快，翻一倍都不止——"

苏晚笑着摇头。

"快钱我不挣。"她说，看了一眼正在柿子树下追跑的孩子，看了一眼红着眼眶的老木匠，"民泊是给路过的人住一晚的。我这些房子，是给没地方去的人，住一辈子的。它们不是用来赚快钱的，是用来，接住人的。"

那人讪讪地，没再说什么。

陆沉是最后来的。

他换了件干净的衣服，没穿那身沾着白灰的工装，反倒让苏晚有点认不出。他在院子角落坐下，安静地看着这一院子的灯火和笑声，看着在人群里穿梭、给每个人添酒的苏晚。

夜深了，客人陆续散去。苏晚送走最后一个，回过头，看见陆沉还坐在那棵柿子树下。

她走过去，在他身边坐下。

"给你的。"陆沉忽然说，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进她手心。

是一个小小的、木头雕的柿子。打磨得很光滑，圆圆的，憨态可掬，是用翻新房子剩下的边角料雕的。雕得不算精巧，看得出，是一双习惯了干粗活的手，一刀一刀，很笨拙、很认真地，刻出来的。

"我看你……喜欢这棵树。"陆沉的耳根，在夜色里，有点红，"它冬天会落叶，结的果子也吃得完。我想着，给你雕一个，不会落、不会谢的。"

苏晚握着那个小小的、温润的木柿子，心里某个地方，毫无预兆地，软成了一片。

头顶，是一树红透的柿子，在夜风里轻轻摇晃。身边，是一个习惯了沉默、却笨拙地，想给她留下一点"不会落、不会谢"的东西的男人。

她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把那个木柿子，紧紧地，攥进了手心，攥得很紧很紧，像攥住一句，谁都还没说出口、却已经懂的话。

那一夜，柿子很红，月色很好。



第 13 章 · 信里的人

那以后，苏晚和陆沉，一栋一栋，救了很多房子。

年头长了，苏晚渐渐懂得，每一栋空屋的墙里、地下、天井的夹层里，都藏着前一个人的一生。她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翻新一栋房子，绝不只是拆和修。她会像一个考古的人，把房子留下的东西，一样一样，轻轻地，请出来。

有一栋房子，她在地板下，找到一只用油纸层层包好的木匣。

匣子里，是一沓信。几十封，按年份排得整整齐齐，纸都脆了，是一个女人写给丈夫的。丈夫在很多年前的一场战争里去了南方，再没回来。女人就在这栋房子里，一年一年地，给一个永远收不到信的人写信。写院里的花开了，写米价又涨了，写“今天又梦见你了，你还是走时那个样子，一点没老”。

最后一封，是几十年后写的，字迹已经抖得不成样子：

“我老了。这栋房子，也老了。可它还替我，记着你。我走以后，但愿有人住进来，他们不会知道我们，可这屋子知道。这就够了。”

苏晚捧着那沓信，在空房子里，坐了一下午。

后来，这栋房子，她租给了一位独居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的老伴，也走了。苏晚把那沓信，连同那只木匣，留在了屋里，告诉了她来处。

老太太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伸出枯瘦的手，抚过那些脆黄的信纸，像抚过一个隔了几十年、却忽然懂得自己的老朋友。

“那我以后，”老太太轻声说，眼里有泪光，“就替她，也替我自己，给这屋子，多说话。”

苏晚走出那栋房子的时候，夕阳正好。

她忽然明白，这些房子，从来不只是砖瓦。它们是时间的容器，是一封封，从几十年前，寄到今天的信。它们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思念，交到另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手里，让两段隔了几十年的孤独，在同一面墙下，认了亲。

她做的，原来是一件这样的事——

她在替那些被遗忘的人，把他们没说完的话，传下去。



第 14 章 · 一个人的房子

有一栋房子，便宜得连陆沉都皱了眉。

它在房源里挂了很久，价格一降再降，低到不像话。苏晚的表格里，它跳出来时，标着一行红字：告知事項あり。

"事故物件。"陆沉的声音很轻，"这栋房子里，死过人。"

不是凶案。是一个独居的老人，在这栋房子里，一个人，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没有人知道。直到很久以后，邻居闻到了味道，才发现。在日本，这样的事，有一个很冷的名字，叫"孤独死"。

这样的房子，按规矩，要告知。于是没有人要。它比所有的房子都便宜，便宜到像是在替那个孤独死去的老人，一遍一遍地，向这个世界道歉——对不起，我没用了，我连死，都给人添了麻烦。

苏晚去看了那栋房子。

屋里还留着老人生活的痕迹。一只磨得发亮的旧藤椅，对着窗，窗外是一小方天空。墙上的日历，停在他走的那一个月。桌上有一副老花镜，一本翻到一半、扣着放的书。一切都好好的，只是那个坐在藤椅上、对着窗看天的人，不在了。

苏晚的眼泪，毫无预兆地，落了下来。

她想起自己，在便利店门口坐到天亮的那个清晨。那时候她以为，世上最惨的，是被人退回。可此刻她才知道，比被退回更冷的，是连退回都没人察觉——一个人，活着的时候没人看见，死了，也没人知道。

"这栋，我们救。"她对陆沉说，声音哑哑的，"别人都嫌它晦气。可它只是……装过一个，太孤单的人。"

他们翻新这栋房子，比哪一栋都用心。

陆沉把那只磨亮的藤椅，修好了，重新摆回窗前。苏晚把老人那本扣着的书，那副老花镜，那本停住的日历，都好好地收起来，没有丢。她在那扇窗前，种了一小盆花。

房子收拾干净那天，傍晚的光，从那扇窗照进来，落在重新摆好的藤椅上，暖暖的。

苏晚站在屋里，轻声说了一句，像是说给那个走了的老人听：

"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往后，这屋子，不会再让人，一个人了。"

后来，这栋房子，住进来一个刚到东京、举目无亲的年轻人。他不嫌它的来处，反而说，他一个人在异乡，住进一栋"懂得孤单"的房子里，竟觉得，没那么孤单了。

每天傍晚，他都坐在那只藤椅上，对着窗，看一会儿天。

苏晚有时路过，远远看见那扇亮着的窗，窗前坐着一个人的影子，就觉得，那个孤独死去的老人，好像，终于，被谁接住了。

一栋装过孤独的房子，原来，也救得回来。

只要有人肯走进去，对着那把空了的藤椅，轻轻说一句：我来了。



第 15 章 · 木柿子

那个陆沉雕的木柿子，苏晚一直带在身边。

她把它放在窗台上，放在每一栋正在翻新的房子的窗台上。糙糙的小木柿子，陪着她，从一栋空屋，到另一栋空屋。

陆沉大约是发现了。从那以后，每修好一栋房子，他都会，不动声色地，在那栋房子的某个角落，留下一样小东西。一

只木头的小鸟，停在屋檐下；一朵刻在门框上的、小小的花；一道，新木嵌进旧梁时，被他悄悄修成心形的接口。

他从不说。苏晚也从不点破。

可她每发现一处，心里那棵悄悄生长的树，就又往他的方向，伸过去一寸。

冬天的一个傍晚，他们修完一栋房子，并肩走在回去的路上。下起了细细的雪。

"陆沉，"苏晚忽然问，"你说，一栋房子，怎么算是真的'活过来'了？"

陆沉想了想。"灯亮了，不算。住进人了，也不算。"他望着飘雪的街，"要等到有一天，住进去的人，半夜醒来，听见这老房子在风里吱呀响，不觉得怕，反觉得安心——觉得是这房子，在替他守着夜。那一刻，它才真的，活过来了。它不再是一栋房子，是一个家。"

苏晚低下头，踢着脚边的薄雪。

"那人呢？"她轻声问，"一个人，怎么算，真的活过来了？"

陆沉的脚步，顿了一下。

他没有回答。雪落在他的肩上、发上，他望着前方，侧脸在暮色里，有一种很深的、苏晚熟悉的孤独。

她知道，这个问题，戳中了他心里那栋“再建筑不可”的房子。他能让一栋栋空屋活过来，却不肯承认，他自己，也还能。

走到岔路口，要分开了。

陆沉忽然停下，从兜里掏出样东西，塞进她手心，是一双新的、厚厚的棉手套。

“你的手，”他别开脸，声音很低，“总是凉的。”

然后他就转身，走进了雪里，背影很快淡下去。

苏晚站在岔路口，戴着那双还带着他兜里温度的手套，看着他消失的方向，雪落了满头。

她忽然很想追上去，告诉他那个问题的答案——

一个人怎么算真的活过来了？是有一天，有另一个人，记得他的手总是凉的，会为他，留一双手套。是哪怕你觉得自己是栋“再建筑不可”的废墟，还是有一人，认认真真地，想走进来，把你的灯，重新点亮。

可她没有追。

她知道，有些房子，要等它自己，慢慢地，敢于相信，它还值得被住进来。

她攥紧了那双手套，在雪地里，笑着，红了眼眶。

· · ·



第 16 章 · 地动

地震是在一个冬天的深夜来的。

苏晚是被摇醒的。先是一阵轻微的、像有人在拉抽屉的晃动，紧接着，整栋房子像一艘驶进风暴的船，剧烈地、上下左右地，摇了起来。窗户哗哗作响，桌上的杯子摔在地上，碎了。

她在日本待了这么久，第一次，离这片土地的脾气，这么近。

晃动停下来时，她才发现自己抱着膝盖，缩在墙角，心跳得厉害。

第一个念头，不是自己。

是那些房子。是美咲母女，是那个独居的老木匠，是那对怀着孕的小情侣，是那一栋一栋，她亲手救活的、却也都是老房子的——会不会，塌了？

她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。

街上已经有不少人。陆沉的皮卡，几乎是同时，停在了她家门口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跳上车，往那些房子，一栋一栋，挨个去看。

夜色里，他们冲进美咲的房子。那栋老屋，安然无恙地立着。美咲抱着哭闹的女儿，惊魂未定，可房子稳稳地，护着她们。墙上那对老夫妻的黑白照片，端端正正，一丝没歪。

老木匠的房子，那对小情侣的房子，也都好好的。

"没事的。"陆沉挨家挨户地检查着梁柱，声音沉稳得能安定人心，"这些房子，骨头都正。我们当初修的时候，该补强的地方，都补强过了。它们老，但它们扛得住。"

苏晚这才想起，陆沉翻新房子时，从不肯在那些“看不见的地方”省钱。她曾不解，那些抗震的补强，租客根本看不见，为什么非做不可。

“日本一九八一年，改过一次抗震的规矩。”那时陆沉说，“那之前盖的房子，叫‘旧耐震’，骨头可能撑不住大地震。我们救的这些老房子，大多是那个年代的。表面修得再漂亮，要是骨头扛不住一次地动，那就是拿人命开玩笑。”

那一夜，苏晚懂了，他那些“看不见的固执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可不是每一栋房子，都那么幸运。

天快亮时，他们路过隔壁街区。那里有一栋老屋，半个月前，有个急着省钱的房东找过陆沉，陆沉劝他先做抗震补强，房东嫌贵，没听。

此刻，那栋房子的二楼，塌了一角。墙裂开一道狰狞的口子，像一张无声呐喊的嘴。

幸好里头没住人。

陆沉站在那栋塌了一角的房子前，沉默了很久。晨光熹微，照着他疲惫的侧脸。苏晚知道他在想什么——他又想起了他

妈，那栋被推土机抹平的老宅。有些房子，没能等到一双肯为它弯腰、肯为它认真的手。

回去的路上，天蒙蒙亮。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，可有一只手，在车座中间，悄悄地，握住了另一只。

是苏晚先伸的手。

经历过整片大地的摇晃，再坚硬的人，也会想抓住点什么。她抓住的，是陆沉那只满是厚茧的、一夜没停、护住了那么多房子的手。

陆沉没有抽开。他反握住她，握得很紧。

车窗外，东京的天，一点一点亮起来。大地刚刚剧烈地提醒过他们，一切都可能在一夜之间，晃散、塌掉、消失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此刻掌心里这一点温度，才显得，那样值得，用尽全力地，握住。

那句谁都没说出口的话，在晨光里，几乎，就要说出来了。



第 17 章 · 救不回来的

可不是每一样东西，都能救回来。

这是陆沉教苏晚的，最后，也是最重的一课。

老钱的那三栋房子，到底还是没能全保住。

苏晚陪着他，想尽了办法。离镇上近的那一栋，好歹收拾出来，租了出去，慢慢回着血。可剩下两栋，在国道十六号外侧最远的地方，那一片，年轻人走得只剩下风。没有人来租，没有银行肯贷，想卖，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。

它们就那么空着，一天一天，旧下去，烂下去。

老钱最后把它们，以一个近乎白送的价钱，脱了手。他赔了大半辈子的积蓄。临走前，他来跟苏晚告别，要回乡下去了。

"妹子，谢谢你。"老钱的背，比半年前更驼了，"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到现在，还做着那个'稳赚百分之十五'的梦呢。是你让

我看清楚的——那些晒成功的人举着灯，我们这些亏了的，沉在底下，没人看得见。”

苏晚一直记得这句话。

她做这一行越久，越明白这句话有多冷。被救活的房子，会开口讲自己的故事；可那些没被救活的、塌掉的、拆掉的，是沉默的。这世上到处都是“我靠破房子翻了身”的传奇，却没有人，替那些沉在底下的房子和人，说一句话。

她见过太多救不回来的。

救不回的房子：再建筑不可的、地基烂透的、地段死掉的。也有救不回的人：像老钱，醒悟得太晚；也像那个急着省钱、不肯补强、最后房子塌了一角的房东。

有一次，苏晚在十六号线外侧，看见一栋很美的老屋，正被推土机一点一点推平。木头的房梁断裂的声音，在空旷的乡野里，响得让人心碎。她站在很远的地方，看着那栋房子，从有，到没有，只用了一个上午。

她忽然就懂了，陆沉的妈，当年守着那栋房子时，心里是什么滋味。

那天晚上，她把这事说给陆沉听。

陆沉沉默了很久。

"我刚开始修房子的时候，"他轻声说，"总觉得，只要我够拼，就能把每一栋都救回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不能。有些房子，你遇见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没了。你能做的，只是别让下一栋，再走到那一步。"

他望着窗外的夜。

"救得回来的，拼命救。救不回来的，要学会，松手。"他说，"这话听着冷。可一个总想救回一切的人，最后，会被那些救不回来的，压垮。"

苏晚静静地听着。

她知道，陆沉说的"救不回来的"里头，藏着一栋他永远松不开手的房子——他妈的老宅。也藏着一个，他始终觉得"再建筑不可"、不肯去救的人——他自己。

他能对一栋栋陌生的破屋说"该松手时要松手"，却唯独，把自己死死地，钉在那片永远的废墟上，不肯松，也不肯救。

那一夜，苏晚没有说破。

她只是在心里，把那个木头柿子，又攥紧了一点。

她想，有些东西，确实救不回来了。可陆沉不是房子。他还活着，骨头还正，灯还能亮。

她不信，他是那个唯一的、救不回来的例外。

她不信。



第 18 章 · 退回去的东西，会去哪里

入秋的时候，田中老太太走了。

是养老院打来的电话。老人走得很安详，睡着了，就没再醒来。她的孩子从远方赶回来，处理后事，顺道，来见了苏晚一面。

那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，就是当年那张黑白照片里，襁褓中的孩子。他交给苏晚一样东西——一封信，是老太太托人写的，说万一哪天她走了，一定要交给“那个买了房子的、诚实的中国姑娘”。

信很短。

"姑娘：听说我那房子，住进了一对母女，还有个会爬树的小娃娃。我很高兴。那棵柿子树，今年又结果了吧？我先生听了，一定也高兴。房子空着的时候，我夜里总睡不着，怕它冷，怕它孤单。现在好了，它又热闹起来了。谢谢你，让它重新，成了一个家。这世上的东西啊，最怕的不是旧，是没人要。你肯要它，它就活过来了。——田中"

苏晚握着那封信，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，站了很久很久。

风吹过，几片黄叶落下来，落在她的肩上。枝头那几个红透了的柿子，轻轻摇晃。她仿佛看见，几十年前，一对年轻的夫妻，在这棵小树苗前合影；又仿佛看见，老人在空荡荡的屋里，一夜一夜，担心着这栋怕冷、怕孤单的房子。

这世上退回去的东西，到底会去哪里呢？

苏晚想，它们不会消失。它们只是被搁在某个角落，蒙上灰，等着——等一个愿意停下来、弯下腰、说一句"我要它"的人。

也是在那段日子，苏晚收到了周明轩的一条消息。

隔了大半年，他忽然发来，说听同学讲，她在日本"搞房地产，做得不错"，语气里半是试探，半是从前那种居高临下的客套，末了还问，那五十八万，要不要还。

苏晚看着那条消息，等了很久，等自己心里翻起一点什么——愤怒，或者酸楚，或者哪怕一丝快意。

可什么都没有。

那个曾经让她整夜整夜睡不着的名字，此刻，平静得像一栋她路过了无数次、却再也不会走进去的、别人的房子。

她回了三个字："不用了。"

然后，把那段对话，删了。

她终于不再是那件等着被人要、被人退、被人估价的旧棉袄了。她现在，是会给别人估价、会把废墟住成家的人。一个人最大的翻身，从来不是变得有钱，是有一天，那个曾经判你"没有价值"的人再回头，你心里，已经一片风平浪静。

可就在这片风平浪静里，有一样东西，却开始悄悄地，往下沉。

陆沉，在疏远她。

自从那个下雨的夜晚，他把心里最深的那块废墟，掀给她看过之后，他反而退回去了。他来得少了，话更少了，眼神总是躲着她。仿佛那一夜的坦白，不是把她拉近，而是吓着了他自己。

苏晚去找他。在那个堆满旧木料的小院里。

"我接了北边的一个活。"陆沉头也没抬，刨着手里的木板，木屑一卷一卷地落，"挺远的，要去很久。这边的事，你都学会了，往后……一个人也能做了。"

苏晚的心，一点一点凉下去。

"陆沉，"她轻声说，"你在躲我。"

刨子停了。

陆沉沉默了很久，才抬起头。他的眼睛里，有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。

"苏晚，你是栋好房子。"他说，一字一句，像在说一件他想了很久、终于决定说出口的事，"地基稳，骨头正，被人好好爱过。你值得的，是一个一样完整的人，一个能陪你，从头盖起一栋新房子的人。"

"而我——"他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快要听不见，"我跟你说过的。我是栋'再建築不可'的房子。我能修别人的，可我自己那一块塌掉的地方，再也盖不起来了。你别把日子，搭在一片救不回来的废墟上。"

说完，他重新低下头，刨他的木板，像是把那扇刚刚打开的门，又轻轻地，关上了。

院子里，那只猫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蜷在墙角，安静地看着他们。

苏晚站在那里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她没有让它掉下来。

因为她忽然想起，陆沉曾经教过她的，这一行最要紧的一句话——

诚实地，说出一样东西，到底值多少。不多说，也不少说。

而眼前这个男人，正在做的，恰恰是把自己的价，少说了。少说了很多很多。



第 19 章 · 她也值多少

陆沉走的前一晚，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。

苏晚去了街尾那栋亮着灯的房子。她知道，他会在那里——临走前，他总要去看一眼他妈的房子。

她推开门的时候，陆沉正站在二楼那扇小窗前，背对着她，看着窗外的雪。那盏暖黄的灯，把他的影子，长长地投在地板上。

"我知道你会来。"他没有回头。

"陆沉，"苏晚站在楼梯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很稳，"你教过我一件事。你说，这一行最要紧的，是诚实地说出一样东西，到底值多少。不多说，也不少说。"

陆沉的背影，僵了一下。

"那今天，"苏晚一步一步走上楼，走到他身后，"换我，来给你估一次价。"

"你说你是栋'再建筑不可'的房子。塌了的地方，盖不起来了。"她绕到他面前，仰头看着他，眼睛亮得像窗外的

雪，"可你算错了一笔账，陆沉。你把自己，少说了太多太多。"

"你修过多少栋房子？那些没人要的、要被拆掉的、所有人都说'救不回来'的破屋，被你一栋一栋买回来，修好，重新点亮。住进去的，是美咲那样的母亲，是会爬树的孩子，是一个又一个，被这世界退回过、却又重新有了家的人。"

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可她一个字都没有停。

"你说你救不回你妈，救不回那栋老宅。可你这些年救回来的每一栋房子里，亮着的每一盏灯，都是你妈的灯。你没有让她那句'对不起房子'，落空。你用你的一辈子，在替她，把一栋又一栋怕冷、怕孤单的房子，重新焐热。"

"这样的你，"苏晚的眼泪终于落下来，砸在地板上，"怎么会，是一栋没有价值的、救不回来的废墟？"

陆沉的眼眶，红了。他别过脸，声音哑得厉害："就算是这样……我心里那块塌掉的地方，还是塌着的。它不会好了。我不想，让你陪着一片永远的废墟。"

"谁说，废墟就一定要重建？"

苏晚伸出手，捧住他的脸，逼他看着自己。

"你忘了吗？'再建筑不可'的房子，不是不能住。它能住，能遮风，能挡雨，能亮灯——它只是，不能拆了重盖。"她一字一句，像在念一句最温柔的咒，"那又怎么样呢？有人偏偏就爱它原来的样子。不嫌它旧，不嫌它有一块塌掉的地方。守着它，住进去，把它的灯，一夜一夜，点下去。"

"我不要一栋新房子，陆沉。"她踮起脚，额头抵着他的额头，泪水和笑意一起涌上来，"我要的，就是你这一栋。塌掉的那块，我们不重建。我们就把它留在那儿，我陪着你，一起，守着它原来的样子。"

"我现在，正式给你出价了。"她笑着哭，"一个诚实的价。不多说，也不多说——我的余生。你卖不卖？"

雪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两个人身上。

陆沉看着她，这个被他从一栋坑房边捞起来、又一路看着她，把废墟住成了家的女人。他这些年修补了那么多破碎的东西，却从没想过，有一天，会有人，要来修补他。

他没有说话。他只是伸出那双满是厚茧的手，把她，紧紧地，紧紧地，抱进了怀里。

像抱住一栋，他终于舍得，为自己留下的房子。

也就在那一刻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
二楼那盏，亮了许多年、无人触碰的灯，忽然，轻轻地，灭了。

苏晚吓了一跳。陆沉却怔怔地望着那盏熄灭的灯，眼泪，无声地滑下来。

"我妈……"他哽咽着，"她走了。她说她可以走了。"

苏晚明白了。这些年，那盏灯一直亮着，是因为这屋里，住着一个放不下的牵挂——一个孩子，孤零零地，守着一片救不回来的废墟，连一个家都不肯给自己。

而此刻，那个孩子，终于有人要了。终于，肯为自己，盖起一个家了。

于是那盏替他守了多年的灯，安心地，灭了。

苏晚没有让屋子暗下去。她走过去，伸出手，"啪"地一声，重新打开了灯。

暖黄的光，又一次，亮了起来。

"从今往后，"她回过头，对着泪流满面的陆沉，笑了，"这盏灯，换我来点。"

窗外，雪还在下。这一回，屋里亮着的灯，不再是为了等一个回不来的人。

它亮着，是因为这屋里，终于，住进了两个，要好好活下去的人。

· · ·



第 20 章 · 空屋记

多年以后，当苏晚站在那栋终于属于自己的旧屋檐下，听着雨水顺新铺的黑瓦一节一节落进院子里的青苔，她总会想起，被退婚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那时候她以为，那是她人生塌掉的一天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那是地基被夯实的一天。一个人，总要先被这世界退回一次，跌到最底下，才看得清自己脚下的那块地——才会有一天，终于想起来，去问一句：我，到底值多少？

院子里那棵柿子树，又结了满枝的果。

树下，美咲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亭亭的少女。她踮着脚，去够枝头那个最红的柿子，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雨靴——和很多年前，苏晚在那栋救不回来的房子的床下，捡到的那一双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苏晚每次看见，都觉得，那个几十年前光脚跑进屋的孩子，仿佛终于，回来了。

这些年，苏晚和陆沉，一起修了很多很多栋房子。

国道十六号沿线，那些没人要的、空了很久的老屋，被他们一栋一栋，买回来，修好，重新点亮。住进去的，大多是和他们一样，被生活退回过的人——独居的老人，单亲的母亲，刚来异乡、无处落脚的年轻人。

这一带的人，渐渐都知道了，有这么一对夫妻，专门“捡漏”。

可只有苏晚自己知道，他们捡的，从来不是便宜。

他们捡的，是价值——那些被所有人都看走了眼、被这世界随手退回的价值。一栋老了却没坏的房子，一块还记得自己值多少的土地，一个被人少说了价的、孤零零的灵魂。

她常常想起，最初陆沉教她的那些“门道”：表面和实质的差别，土地值的兜底，那条看不见的墙，弯下腰才看得见的真相。那时她以为，她学的是怎么赚钱。

很久以后她才明白，她学的，是怎么看人。怎么在所有人都说“没用了”“不值了”“算了吧”的地方，停下来，弯下腰，认真地，看见一样东西真正的价值。

街尾那栋房子，如今住着他们自己。

每到天黑，二楼那扇小窗里，依旧亮着一盏暖黄的灯。只是现在，它不再自己亮起来了——是苏晚，每天傍晚，亲手把它点亮。

陆沉问过她，为什么非要每天自己点。

苏晚说，因为她答应过一个人。

她没有说，那个人，其实是很多年前的，自己。

那个在便利店门口、坐到天亮、以为自己是一件再没人要
的旧棉袄的姑娘。苏晚很想穿过那么多年的光阴，回到那个清
晨，蹲下来，轻轻告诉她：

别怕。你没有坏。

你只是一栋空着的房子，在等一个人，先走进来，把灯，重
新点亮。

而那个人——

苏晚抬起头，看了一眼身边的陆沉，又看了一眼满院的灯火
和柿子，雨丝里，她轻轻地笑了。

那个人，原来，是你自己。

—— 全文完 ——

《空屋记》

愿住进这屋子的人，和我们一样幸福。